

小畜集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七

揚州建隆寺碑

唐貞觀中制以天下戰陳處為寺且命虞世南李百藥
岑文本之徒刊勒碑銘紀述功業傳諸簡冊燦然可觀
蓋聖人不欲無罪而殺一夫無名而荒寸土及乎諸侯
阻兵百姓後驅人以戰事不獲已矢石之所死傷則
多徇義救忠有足哀者雖復贈官爵祿子孫誠有勸于
生懼無益于死以為漢明之後釋教誕興謂冥冥之中
有輪迴之數能死精魄復生人天其道如何事佛誦經

而已繇是交兵之地捨為梵宮田不耕而有名也死事
之人盡離鬼趣士捐生而無恨也帝王所尚今右攸同
雖有服儒冠而執名教者又安知其果不然即我太祖
皇帝授禪于周啟封在宋朱旗所指黔首又安惟李重
進作師江都嬰城構逆時建建隆元年九月乃命故中
書令石公統王師以討之十有二月傳于城下于是建
行宮迎法駕是月十一日太祖至大儀驛距廣陵六十
里夜半而城陷詔宣徽北院使李公知軍府事尋以行
在立為梵宮取僧之有德行者處焉是時先寺主道暉

本居孝先衆所推擇李公列狀以聞即可其奏仍改法
名為道堅以紀年為寺額墾田四頃隸省一莊咸以賜
之供香積而飯縑沔也道堅既沒智速嗣之智速又沒
義幽維之義幽超化大師也以淳化二年歸寂義隆

穎仁監而至焉皆超化大師之弟子也自國初至今凡
四十載日供僧不減六十人像設莊嚴經教具備禮佛
有殿演法有堂齋庖在東僧寢在右與有空供湯沐焉
外有亭給登眺焉廊廡翼舒門扉洞啟脩竹交映碧流
萦回寔藩服之勝遊淮海之福地耳先是大祖將返銮

輿留其御榻忌辰供帳于今尚存嗚呼戰伐所亡人骨
已朽乘茲善果皆出冥塗豈知不再事朝廷復為臣子
歟義隆寺謂脩建已來碑誌未立以某出從翰苑守為
郡條宜為斯文理不可讓是時大行晏駕聖主承祧至
道三年四月也銘曰

神道設教儒所崇佛法度人釋之宗王者草昧多屯蒙
乃有征伐揚武功野必死戰城必攻出入矢石豈梯衝
殞首喪元爭效忠聖人念尔心所恫詔舍戰地為梵宮
遊魂精氣咸感通拔尔出離冥塗中思異文王枯骨塋

事殊楚子京觀封香燈鍾磬飄天風四十餘年僧憧
止戈偃伯文軌同三華重光自建隆祐我聖祚垂無窮

滁州全椒縣寶林寺重修大殿碑

寺名花山縣牒所傳環于會昌緇徒散亡興于大中層
構崇之顯德沙汰茲名獨在聚併闔縣凡十六院我皇
御極始賜今額嘉號寶林用光布金有莊隸局桑柔土
沃歲取稼穡以供香積靡夏靡冬僧來憧憧大殿歲久
基傾柱朽有僧德緣草而脩焉錄事張戡同茲大願化
于邑郭施及村落得錢百萬吾事斯辦全椒林麓材惟

樸檟西走山陽號大雲倉伐木編桴棟梁乘櫨蕩波而
來厥惟良材其誰運斧維曾維呂翬飛翼張望之堂
既成棟宇綵繪無取有睦貞師先師泛依衣鉢遺留願
捨而脩乃備丹雘晶荧交錯殿堂肯構佛事犹陋戡復
化率能始能卒塑釋迦像金容可仰菩薩善神各三其
身對侍拱立金碧耀熠矢謨雍熙蚤夜孜：隲功淳化
簷楹柁：令佐經營曰設曰積政平頌息茲出餘力有
范百宗成名澤宮為賊曹掾旧識吾面聿來諸郡再拜
恭懇曰公詞臣久司帝綸茲殿之碑非公而誰健毫不

拙寔寺之羞顧其勤敢恡斯文直書事寔詞句魯質
几勝緣垂乎億年

後序

雍熙中予為大理評事知長洲縣范以進士見予於姑
蘇今年予自翰林學士出守滁上范為屬邑吏碑之請
也不得而拒矣因效元相桐柏觀體韵而書之一揮而
成不復加點蓋任其俊而不繫乎文也時至道二年十
月日記

黃州齊安永興禪院記

齊安郡名也永興院額也蓋僧耆故老通而呼之遂以
為常耳唐時旧州在齊安河上院錄云因刺史杜僕射
以白雲觀建為斯院按唐史未嘗有官至端揆而刺黃
者疑唐末杜洪據有鄂渚北結梁人東抗楊氏黃鄂之
屬郡也或以宗族典之于時皇綱弛紊官紀僭忝僕射
之稱不為異矣其後隨郡遷徙立院于茲兵掠火燔曾
無寧歲乾寧中楊行密尽有淮南之地天祐二年楊公
卒其子渥稱嗣吳王奉唐正朔以部將孫彥思為黃州
刺史始造院宇崇佛像彥思母王氏捨粧奩鑄鐘于今

尚在主院之僧傳法之祖喪亂無紀莫得而知今所述者斷自紫陵而下紫陵者郢中名山也山僧睦禪世謂之紫陵和尚其後捨茲院遊鳳翔從清泰入洛賜號國師次曰同一次曰行忠次曰節運次曰延真次曰自正此五僧者自前唐天祐止聖朝端拱初有若蘄州三角山龍門禪院僧自南開堂演法自南者合淝人世姓解氏住持凡七年復歸蘄州四祖山淳化中有若蘄州白雲山廣教院僧智雨嗣興院事智雨者連水人世姓朱氏以至道三年十一月一日寂滅俗壽五十一夏臘二

十七臨終召院衆付囑今長老仁辯遂寧人得法于智
雨者也即以其月十二日用茶毗之法葬智兩起塔于
長圻村二十八日仁辯會大衆陞法堂有僧玄資問曰
如何是齊安境荅云後面青竹連道觀前頭綠水接武
昌又問如何是境中人荅云大似不相見此之謂住持
傳法院旧有堂厨各五間淳化二年郡人王福捨錢二
十萬造大殿成再興捨錢一百五十萬造僧堂郡之衆
戶率錢二十萬建老宿堂又率錢十萬立方丈室左都
押衙丁文燧捨錢五十萬建浴室蘄州人王真捨錢四

四十萬瓶菩薩殿塑弥勒像里人周遇捨菜圃此之謂
檀越知院元吉掌申牒公府維那法俊掌提轄堂司供
養主文遇掌化募施利典座道真掌庖厨直歲省慎掌
墾種此之謂知事僧先是衆僧請院前開田一段又請
通民麥莊一區由是麤麤蔬果豐焉住持傳法僧無租
祿道高衆伏則推之知事僧无資級才堪心願則為之
故上下熙熙而忿爭不作矣夫禪者儒之曠達也律者
士之名教也浮圖氏離而為二罕能兼之其甚者互相
矛盾過于仇讐唯長老仁辯禪其心以度人律其行以

伏衆有來斯應虛往寔啼禪其心也一裘一飯之外日
誦法華經二部律其行也某筮仕以來治僧之訟多矣
獨愛其无親疎无人我有賢智則尊而事之有才力則
信而使之去而不强推而无競渾然几乎道矣故總而
為之記至于院宇之至嚮田園之廣袤通其經典租庸
什器讀書石陰時大宋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野興亭記

昔裴晉公作綠野堂負功名而務閑適也李衛公作精
思堂居密勿而彭殤也雖各有趣尚而不無豪華異

乎茲亭獨履中道叅政尚書隴西公器業宏大識度清
遠踐三司論道之地奉兩朝知己之主以為訐謏獻替
君子所以行道也消息盈虛達人所以養神也行道必
假于權我則搯鈎軸而先避養神必務乎靜我則營林
壑以潛遊帝城之南郊壇之下闢小園以樹藝敞小亭
以宴息雜以蔬果間以花卉綠野之色亂入四時之景
互見至若假寧著令休沐得告絳騶駟言適于野公
之來思凡務多暇于是察物性以驗政教觀民田以考
豐儉其或尔牛濕々陰陽之適叙也乳鳥喈々飛走之

蒙仁也禾麦芄々汙菜之冬闕也原田每々草木之被
澤也公乃降邛車開曹樽金印紫綬却而不御荷衣蕙
帶服之无數擷芳以侑酒賦詩以佐懽心得道宜景与
神遇穷幽殫樂不夕不歸又若祀昊天之神攝上之公
秩坐戒于清夜燔燎于未晞公之至止遂及私我斯又
勝遊之一趨耳謀野則獲固殊鄭國之卿秉兵而来或
同山陰之士俞曰野吳厥義在此夫崇高富貴非全德
不能常守憂勤逸豫非上智不能兼行故詩曰赫々師
尹民具尔瞻言安危之所繫也又曰或燕々居息或冬

萍事固言勞逸之相遠也唯公以王佐之才處公台之任得致君之要政行而不繫得治心之方体和而自適觀其奏議公直李興元之胸懷陸忠州之辭筆也則許謨猷替從可知矣襟靈介特牛奇章之進退鄭洵瑜之搢履也則消息盈虛又可見也宜其居崇高富貴之上在憂勤逸豫之間優游廟堂永保无咎某辱在陶冶累塵掖垣僉紀芳亭因及盛德亦萬分之一尔時咸平元年二月日記

江州廣寧監記

夫百貨所聚必以一物主之金玉重宝也滯于流布粟帛要用也濫于溫薄權輕重而利交易者其唯錢乎考諸歷代漢五銖錢于民最便既壞于王莽又破于董卓故鮮有存者唐武德中鑄開元通宝錢大行天下于今賴之唐之鑄錢鑪冶非一今錢有並字者成都所鑄也有潤字者丹陽所鑄也其餘分布郡國不可具述然古銅鉛仰給饒信故史記言吳王即山鑄錢誘集亡命又漢云寡人金錢徧天下者是也自乾寧而後楊行密父子兄弟據有江淮晉天福中李昇僭號傳子及孫至皇